



韩国当代小说丛书

薛丹主编

GUESS-FANS SHOW

퀴즈쇼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突然间，
林间同时消失了。逃脱了守护在
周围的雾和树木，我走向正前方。

回头看，大雾就

像军队，正排成一

就线。看来是大雾

如军队出了我背后

的雾，从大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来的雾，从山中出



倾注你生命的猜谜大战开始了
人生就是猜谜秀
知识的K-1
公司长坂桥的龙漫

清晨的哀怨布满房间的轮廓

墙里的妖精

悄悄话

水族馆里的鲨鱼白蚁穴

昨日之书，今日之我

김영하 작가
金英夏
Kim Young-ha

薛丹 徐丽红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 2007 Kim Young-ha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Munhakdongne publishing Co.,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with arrangement 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 in conjunction with Barbara J. Zitwer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合同登记号：图字 19—2008—04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猜谜秀 / (韩) 金英夏著; 薛舟, 徐丽红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
(韩国当代小说丛书)
ISBN 978-7-5360-5567-4

I. 猜… II. ①金…②薛…③徐… III. 长篇小说—韩国—
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0071 号

责任编辑：颜展敏

技术编辑：薛伟民

平面设计：刘 萌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20 开

印 张 15 1 插页

字 数 30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编辑部电话：020—3759213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致中国读者

金莫夏

《猜谜秀》很快就要与中国读者见面了，我非常高兴。

我第一次前往中国是在1990年初的料峭冬日。当时，我还是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我只在中国逗留了十来天，转了沈阳、上海和北京，时间虽然短暂，但是中国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我能感觉到这片土地上有种炽热的东西在沸腾，同龄人的眼睛都是炯炯有神。通过汉语笔谈也夹杂着英语的方式，我与北京大学和大学的青年学子们进行了有趣的交流，谈到了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也谈到了我们各自的梦想。

十八年的岁月转瞬即逝。直到今天，我终于写出了可以让当年谋面的年轻人阅读的作品。《猜谜秀》就是描写今日首尔街头寻常可见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小说，也是他们的当代历险记。他们拥有丰富的知识，但是踏足社会之后却没有发挥自身知识的勇气，为了寻找理解自己的知音，他们终日逡巡于网络空间，混淆了现实和梦想的界限。这样的人物恐怕不仅仅存在于首尔。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香港，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与之相类似的人。如今，这些年轻人都被迫面对这场猜谜盛会了。作为作家的我自然也不例外。有时我们的答案驴唇不对马嘴，有时运气足够好的话，我们也能回答正确。我想，中国读者成长于优秀的文学传统，即使没有我画蛇添足的赘语，必然也能直抵小说的核心，感同身受地理解并享受小说主人公的故事。

这次与中国读者的相遇让人愉快，希望这样的文学交流还会继续。

2008年12月

目录

第1章 墙里的妖精	1
第2章 悄悄话	36
第3章 清晨的哀愁	60
第4章 布满房间的宅院	81
第5章 水族馆里的鲨鱼	129
第6章 白蚁穴	158
第7章 公司	197
第8章 长坂桥的花圈	234
第9章 昨日之书，今日之笔	267

被放逐的青春，第欧根尼的逻辑

评论·卜道勋 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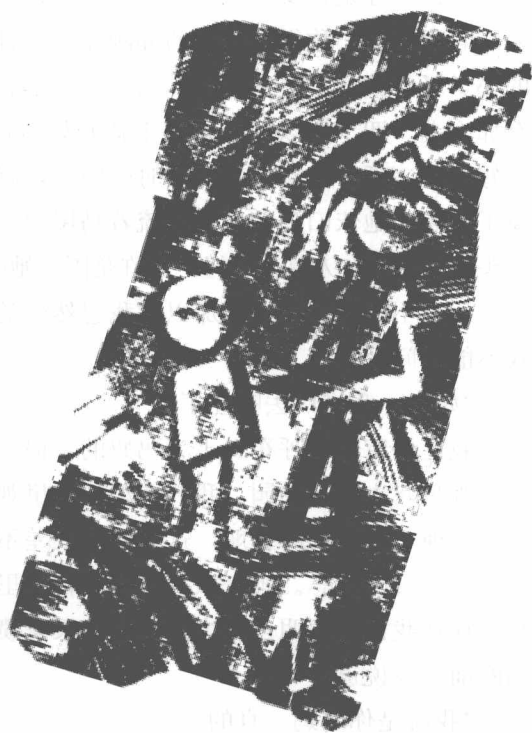
后记

296



第 1 章

墙里的妖精



那天，我们小学开学典礼。我的心里有点儿纳闷儿。那些小孩旁边的年轻女人都是谁啊？仔细听听，孩子们竟然管那些浓香扑鼻的小女人叫“妈妈”。我从小在外婆身边长大，直到现在还管外婆叫妈妈，可是妈妈这东西怎么会如此年轻呢。这让我很受打击。当然了，我的意思并不是嫌外婆是个寒酸的老太婆。那天毕竟有些特别，外婆还是稍微花了点儿心思，她穿上了时髦的西装，穿上了高跟鞋，显得颇有风度。如果瞪大眼睛仔细端详的话，也许能看出破绽，但是，如果从远处看，她和那些妈妈们压根儿就少不了多少。外婆还有着这些女人根本不具备的温柔而优美的威仪。我之所以在顷刻间感觉那些妈妈们比外婆年轻，倒不是因为她们脖子上没有皱纹，而是她们太幼稚，甚至让人觉得她们有点儿不熟练。她们就像不伦不类的演员，被雇来扮演妈妈的角色。要么战战兢兢地给孩子擦鼻涕，要么悄悄地溜到教室后头抽泣，这样的人也配叫妈妈？外婆刻意跟那些女人保持着距离，只是远远地站着看我。

人们称呼她崔女士。偶尔也有人叫她仁淑。我记忆中的崔女士是个爱赶时髦的人，称得上时尚的弄潮儿，而且她总是信心满满。算起来我的小学开学典礼是在1987年，崔女士已经五十七岁了，但是看上去没有那么老。四十岁以后，崔女士就开始有白头发了。她又不喜欢染发，只好任其蔓延了。看看我出生时的照片，就知道那时候她已经是白发斑斑了，然而她依旧随随便便地梳着马尾辫。尽管如此，崔女士还是比那些头发乌黑的女人显得年轻。也许是因为她的威风凛凛的态度和信心吧。

反正不管怎么说，从那以后我忽然察觉到崔女士不是我妈妈，所以我不能不问问真相了。

“妈妈，我亲妈去哪儿了？”

我还保留着称呼崔女士为妈妈的习惯，所以我的问题听起来有些奇怪。她带我去去了动物园。我们在动物园里观赏动物，吃了冰淇淋，还坐了令人魂飞魄散的海盗船。这时候，我差不多忘记了为什么来动物园的初衷，不过她没忘。她怎么会觉得动物园里适合说这种事呢，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我还没想明白。当河马朝着天空喷射海量小便的时候，她在河马圈前对我说道：

“我就是你妈妈。真的。”

“人家都说不是。”

“谁说的?”

“都这么说。”

崔女士用食指指着天空。天上正好飞过鸽群。

“你妈妈死了，变成鸽子了。”

“鸽子?”

“人死之后会托生为动物。你妈妈变成了鸽子。”

这分明是崔女士的即兴谎言。但是，正因为她这句没有恶意的谎言，长期以来我就变成了害怕鸽子的少年。当然，崔女士绝对想象不到这样的副作用。或许她认为比起简单粗暴的死亡，变成鸽子翱翔在天空的说法更为委婉，对孩子来说打击也会小些。不料，结果更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鸽子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不管在哪里见到鸽子，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从未谋面的妈妈的脸孔。如果崔女士说妈妈死后托生为斑马、响尾蛇，或者食蚁兽就好了。

七岁的我毕竟太小了，很难接受妈妈变成鸽子的说法。

“为什么呀？妈妈为什么变成鸽子呀？”

我追问崔女士。

“谁也不知道死后会变成什么。”

“可是鸽子为什么在笼子外面啊？”

“因为鸽子太多了。动物园里只有珍贵的动物。猫啊，狗啊，还有老鼠啊，这不是都没有嘛。”

河马又一次朝着天空撒尿。那天，我第一次知道尿也可以做成彩虹。

“河马炫耀自己的力量，表示这是它的地盘。”

“那么，您以后就不是我妈妈了吧？”

“民洙你不喜欢河马吗？”

“那我以后应该管您叫什么？”

听到这里，崔女士思考了一会儿。

“那就叫姨妈吧……”

我不由得哽咽了。这不是因为我确信了妈妈已死的事实，而是因为这个被我叫了这么多年妈妈的女人突然变成了我的姨妈。

“那我爸爸呢？爸爸去哪儿了？”

她抚摸着我的头，说：

“我也不认识你爸爸。”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站在了猛兽栏前。我记得那天老虎们正在懒洋洋地睡午觉。

“你看，老虎没有爸爸，这不也挺好的吗？”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发现了“私生子”这个单词。当时我正想查字典，突然间觉得浑身发冷，下巴咯噔咯噔地发抖。我的内心深处甚至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别查那个单词。你有必要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单词吗？”然而越是这样，我翻动字典的手越是加快了速度。至今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字典上的定义。那个词条是这样说的：

私生子【名】 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的孩子。如果获得父亲的承认，可以成为庶子。

“获得父亲的承认？这话很有意思。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听了字典上的解释，智媛这样问我。她站在旧书店的书堆里，手里拿着纸杯，喝着牛奶咖啡。我摇了摇头。

“不知道，可我还是觉得父亲这个东西挺有必要。咖啡还有吗？”

“没了，我都喝光了。我还是有点儿纳闷儿，不知道意思的单词和句子怎么会触动我们呢？”

智媛向上扬了扬头，瞪大了眼睛。她的黑眼珠似乎漂浮在水面，并在浮力的作用之下缓缓向上移动。如果在冷水里放进可乐瓶，那么可乐瓶会倾斜，空气上升。当她心存疑惑的时候，智媛的眼睛就是这样。

“也许就像流感病毒吧？”

我说。

“流感？”

“私生子的说法好像早就潜伏在我的身体里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我真的是个私生子。刮寒风的时候，体质变弱，病毒就会很猖獗，有些单词也是这样吧，到了合适的机会会变得活跃起来。父亲的承认，这句话好像也是这样。因此，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也许是吧。”

智媛咬起了手指甲。我还在嘀咕。

“但是，按照国语字典里的定义，私生子好像为了得到父亲的承认而活？唉，真他妈的！我的人生目标竟然就是成为庶子！”

“谁说不是呢。”

智媛随声附和。但是，她好像并没有真正理解，因此没有和我产生共鸣。跟她说话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这有点儿类似于切桃子。虽然外皮柔软，但是碰到某个特定的部位，刀刃却进不去。真正的感情凝结起来，隐藏在柔软的果肉下面，非常坚硬。她的手放在膝盖上面，聚精会神地移动着指甲，好像在刻什么秘密文件。

2

崔女士是个烟鬼。

“人老珠黄也不是没有好处呢，比如在路边抽烟也没人说你什么。哼，现在我已经不是女人了。”

话虽这么说，其实她这辈子都是女人，而且也没有“人老珠黄”，她的身边从来不缺男人。和男人相处的时候，她与平常判若两人。这时候的她就像《千与千寻》里的“汤婆婆”，傲慢而又犀利。如果有男朋友来找，崔女士便喝着兑了白兰地的红茶，闲扯起已经谢世的朋友们的故事。她说早年在柳致真（1905—1974，号东朗，生于庆尚南道统营市，著名剧作家，1931年与洪海星、徐恒锡等人创立“剧映同好会”，代表作有《土幕》《牛》等——译注）先生手下演话剧，韩国战争之后却成了电影演员。她洋洋得意地炫耀自己多么有名，事业鼎盛的时候，即使走遍汉城的大街小巷也是脚不沾地，因为总有男人开车相伴。但是，她从来没有告诉我她演过什么电影。

我为崔女士举行葬礼之后不久，有一天，狂风呼啸，栎树落叶凶猛，日本列岛东部地区发生地震，太平洋沿岸也发生了强烈的海啸。那天，我给在映像资料馆工作的正焕打电话。

“是我。”

“有事吗？”

“你能帮我找个电影吗？”

“知道题目吗？或者导演名字也行。”

“不知道。我只知道演员的名字。大约是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了，演员名叫崔仁淑。”

“崔仁淑？崔仁淑是谁啊？”

“嗯……她是我姨妈。”

过了十天，正焕给我发短信说找到电影了。

“为了找这东西，你不知道我吃了多少灰尘，嗓子都哑了。胶片快不行了，你凑合着看吧。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

他有点儿得意。

“这又不是电影史上的杰作……反正我给你找来了。”

电影描述的是韩国战争期间，国军特工队渗透到北朝鲜的活动情况。这支部队的任务是营救被朝鲜人民军俘虏的美军上校。特工队队长是许长江，崔女士扮演歹毒的人民军少校，负责审讯美军上校的任务。

“你姨妈怎么没出现啊？”

“不知道啊，难道是同名？没出来。”

画面上的崔仁淑很年轻。很年轻，也很尖刻，而且很漂亮。画面主要拍摄于黑暗的碉堡，光与影在她的脸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她的腰带系得很紧，因此被人民军军服遮蔽的胸部显得非常扎眼。崔仁淑像个蛇蝎美人，起先对美军上校严刑拷问，后来换成了暧昧的诱惑。这样的角色不太适合她的外孙和朋友一起观看。幸好正焕很快就没了兴致，借口有事走出了放映室。

画面上的崔仁淑威胁美军上校说出联合国军的登陆地点，同时极尽诱惑煽动之能事，暗示他乖乖顺从，定有好事等候。美军上校抵挡不住拷问和诱惑，正想透露仁川登陆作战的绝密情报。正在这时，许长江率领的特工队用手榴弹炸开大门，冲进了碉堡。他们风度翩翩地射杀了挡在前面的人民军军官和士兵，动作之潇洒丝毫不逊色于约翰·韦恩。当，当当当……激烈的冲突战结束了，硝烟散去，人民军中只有崔仁淑奇迹般地幸免于难。松绑后的美军上校轻蔑地看了看跌倒在地上的崔仁淑，命令队员“杀了这个婊子（Kill the bitch）！”然后便拖着受伤的腿走了出去。

特工队队长许长江举枪瞄准。她睁开涂了睫毛膏、显得格外歹毒的眼睛，怒视着许长江，咬牙切齿地说道：

“快动手吧！”

看到这个场面，我也走出了放映室。没法再看了。我当然知道，这都是假的。鲜血是番茄酱，枪声是效果音，手枪也不过是玩具枪。为什么幻想比现实更残酷地折磨着我们。比起头发花白的老顽固外婆的真死，银幕上歹毒演员崔仁淑的假死反而更让我难以忍受。这有点儿类似

于因为事故而失去胳膊的人感觉到的幻肢之痛。患者常常感觉到幻想的拇指执拗地穿透根本不存在的手掌的疼痛。他整天陷在巨大的痛苦之中，却对幻想中的胳膊和手指无能为力。拉玛钱德朗博士声称已经开发出了某种简易装置，可以帮助失去胳膊的人们消除幻肢痛觉。也就是利用镜子，制造出截肢重新复原的假象，欺骗患者的眼睛。首先，失去左臂的患者把完整无缺的右臂放进箱子。当然，只有患者本人才能感知到的幻想中的左臂也放进箱子。如果移动右臂，那么通过镜子的恶作剧，他会看见自己的两只手臂都在移动。他可以鼓掌，甚至可以高呼万岁。执拗地穿透手掌的左手大拇指在不知不觉间伸展开来，幻想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拉玛钱德朗博士认为，幻肢痛觉是大脑感觉中枢发生错误导致的现象，只要通过视觉反馈进行欺骗就可以了。

如果崔女士还在世，我会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家，这样对她说：

“唉，你怎么会演那样的角色呢？哈哈。”

果真如此，那么已经烙进我脑海的演员崔仁淑的形象就会被头发花白的崔女士的真实形象取代了。可是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只有人民军少校崔仁淑还活在我的脑海里。通过关闭的隔音门，低沉的枪声隐约传来。兵，兵，兵……

回到家里，我发现大门敞开着。打开玄关门走进里面，我听见了人的动静。突然间，我忘记了崔女士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兴奋地迈开大步，朝里走去。仿佛她会从洗菜池边猛地转过身来，厉声责问我去了哪里，为什么现在才回家。然而等待我的人并不是崔女士，而是光娜。她正在我的房间里看有线电视。

“把钥匙交出来。”

光娜撒着娇，摇了摇头。

“我不嘛。”

“拿来。”

“怎么了？怪吓人的。”

“明知故问吧？我们不是分手了吗？”

“我错了，哥哥。”

“你有什么错啊？”

“哎呀，人家都承认错了嘛。”

“我这样也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

“那是为什么？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嗯？是不是啊？”

我捡起了角落里宅急送的箱子。

“那是什么？”

光娜问道。

“你的东西。我刚收拾好，正想快递给你。拿走吧。”

箱子里有光娜的笔记本电脑和芭比·布朗牌口红，还有一件印有学校标志的休闲连帽衫、两部日本爱情小说、三本企业管理学教材、几张DVD、牙刷，还有个容量100G的移动硬盘。光娜总有惊人的能力，不管是什么地方她都能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家离她学校不远，硬是被她当成了图书馆、电影院，甚至是化妆间。每天早晨，她总是早早离开自己的家，赶到我的房间里复习功课，公共课时间则在这里睡午觉。她买来镜子，对镜化妆，躺在地板上通过网络看美国电视剧。

“你在什么7-Eleven打工，现在？”

她双手交叉在胸前，不肯接过我推给她的箱子。我又把箱子往前推了推。

“拿着，快点儿。”

据说男人交女朋友的时候，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跟自己的母亲做比较。这个女人和我妈妈合得来吗？他在心里衡量。甚至有研究显示，许多男人对于身高和妈妈相似的女人更有好感。我没有妈妈，崔女士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标准。然而奇怪的是，光娜和崔女士根本合不来。光娜也很喜欢化妆打扮，然而每每站到崔女士身边，总是透露着那么点儿土气，完全像个没有品位的女人。光娜的个子也比较高，将近170厘米，比崔女士高出十来厘米。

崔女士从来就不喜欢光娜。她先从名字开始批判。

“光娜？这是什么名字啊？”

“名字又不是自己取的，那有什么办法。”

虽然没有门前泼水之类的怠慢之举，但是也没有热情招待。光娜依然是我行我素，不管崔女士是不是这样，她也还是随时出入我的房间，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光娜甚至相信崔女士喜欢自己呢。

“当男人遇到危难的时候，这个女人肯定撒丫子就跑，比谁都快。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崔女士这样评价光娜。结果崔女士刚刚撒手人寰，她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整个葬礼期间，光娜从来都没有露面。“你姨妈死了？唉，好伤心啊……”她只是发来几条短信，我也分不清她是开玩笑还是真心

话。她解释说那天有重要的小组论文活动，必须做好准备。其实我早就帮她准备好了。这次是调查研究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的成功案例，光娜还是像往常那样，全部的资料搜集和论述准备都推给了我。尽管如此，她还是说需要练习，压根儿就没有露脸。起先我也没觉得这个人冷酷无情。也许是因为太长时间以来，我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光娜。每当光娜发短信做解释的时候，我都尽可能地体谅她的难处，告诉她没关系，过不来就算了，好好准备论文吧。没有亲朋好友的吊唁和慰问，只有崔女士的男朋友们熙来攘往，我就像《局外人》里的默尔索，结束了冷清清的葬礼，回到家中，独自躺在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嗯，这种时候，默尔索想去海边洗海水浴……突然，内心深处的自我发出了忠告。

“刚刚埋葬了母亲，就想去洗海水浴。正因为如此，默尔索才被判了死刑。”

我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怔怔地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只蜘蛛正沿着蛛丝缓缓降落，很快又爬了回去。注视着蜘蛛看了很久，突然间我又想道，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了。这既不是因为光娜抛弃了沦为孤家寡人的我，也不是因为光娜不来参加葬礼。秋雨淅淅沥沥的 27 岁的夜晚，青春璀璨得令人羡慕的 27 岁的夜晚，我不得不独自面对犹如神启般的预感，我的人生似乎就要这样微不足道地结束了。换句话说，这样的生活，尽管我包揽了女友的全部研究生作业，然而当我真正需要她的时候，她却对我弃如敝屣，这样的生活并不是今后灿烂人生的前奏，也不是什么苦尽甘来的“甜蜜”之苦。我感觉这更像是未来生活的预告片。啊，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人生变成预告片便是全部内容的无聊电影。

为了改变人生，我应该做点儿什么呢？最简单的事情？当然是和光娜分手了。唉，以前怎么从来没动过这个念头呢？洗什么海水浴啊，首先要踢开光娜。于是，我给光娜打电话。

光娜刚刚接过电话，我就向她坦陈了从天而降的睿智和独自做出的决定。

“我们分手吧。”

起先，光娜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听了一会儿，她好像终于明白了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突然，光娜哽咽着说道，“哥哥，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如果放在以往，我肯定会嗖地跳将起来，想方设法安慰她，不是的，这怎么能说是你的错呢，你根本就没有错啊。但是那天我

不想这样了。

“反正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到此为止吧。这样很好。”

“我……那为什么?”

“嗯，也许是葬礼?”

“你是怪我没去参加葬礼吗?”

“不是。”

“撒谎! 如果我去了……如果我去了，哥哥还会这样吗?”

嗯，我也很想知道。重要的是光娜抛弃了我，而且是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

“男人必须当心三种女人。”

不管什么事情，崔女士都喜欢总结为三条。

“第一种是论介（1574—1593，朝鲜中期的义妓，姓朱，全罗北道长水人氏，庆尚右道兵马节度使崔庆会之续妻。壬辰倭乱期间崔庆会战死，论介参加日本军队于矗石楼举办的宴会，抱住日军将领毛谷村六助投入南江，与敌人同归于尽，为后世称颂——译注）那样的女人。你根本猜不透她心里想的是什么，说不定哪天就会抱住男人跳下万丈悬崖。第二种是黄真伊（生卒年不详，别名真娘，号明月，开城人氏，朝鲜时代著名女诗人兼艺妓，精通诗书音律，主要诗作有《满月台怀古》《朴渊瀑布》《奉别苏阳谷》等，时人将大学者徐敬德、朴渊瀑布和黄真伊并称为松都三绝——译注）那样的女人。聪明、美丽，而且才华出众，但是你永远不可能把她变成自己的女人。”

“第三种呢?”

她恨铁不成钢似的注视着我，咋了咋舌头。

“你不知道吗?”

“啊，是什么?”

“第三种就是光娜那个小骚货啊，咯咯咯。”

我中了她以开玩笑的方式设下的圈套。她戏弄着我，削起了苹果。我给光娜打电话诀别的瞬间，心里还在思量着崔女士的无聊的笑话。也许当时她只是想拿我寻开心，并不当真，然而现在想想，崔女士的笑话里却包含着隐约的真实。难道她的意思是说，男人最应该当心的就是自己面前的女人吗?

光娜的啜泣渐渐变得平静了。看样子她已经冷静地接受了现实。我挂断了电话。然后，换上运动服，跑向晚秋的运动场。雨已经停了。我

的心却不能平静。我和光娜的欢乐记忆纷纷浮现在眼前。要不要再打个电话呢？我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发现出门的时候没带手机。我在公用电话前停住了脚步。但是，我没有走进电话亭。奇怪的是我怎么也想不起光娜的电话号码了。更重要的是我没有硬币。我定了定神，重新跑回运动场。刚刚下过雨，我还记得那天空气清爽，凝结着冷冰冰的湿气。按照光娜的性格，她当然不会厚着脸皮纠缠我这样的男人。我好像是这样想的。

不料，光娜就像没她事儿似的，照旧在没有主人的房间里折腾。从前为了让我乖乖地任她摆布，光娜经常使用三大外交技术，这次竟然统统搬了出来。一般来说，只要她动用三大技术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就会大为改观，我也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了。但是，光娜并不是害怕失去我。这就好比中小企业的老板要阻止勤恳员工的辞职，绝对不肯接受员工的辞呈。如果这个员工离开了公司，那么不仅老板的自尊心要受伤，恐怕公司的前途也会变得晦暗不明，因为留下的员工会陷入难以预料的恐惧。

光娜在撒娇。她的瞳孔深处隐藏着“你竟敢甩我！”的愤怒。撒娇！这是她的第一大外交技术。我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崔女士的遗像前也插上了她买来的菊花。而且，她还以前所未有的明朗笑容和温柔态度迎接我回家。然而她越是这样，我的心里也就越平静。她的撒娇不够自然，这不是因为她的演技拙劣。她想完完全全地向我传达自己为了撒娇而付出的努力。垂死挣扎的时候，撒娇也不再成其为撒娇，而是变成了恐怖。

“哥哥，我们到外面吃点儿东西吧？”

“不去，我累了。”

“我知道，哥哥很辛苦。那就算是为了我不行吗？”

我注视着光娜，洞若观火。光娜嫣然微笑，眼睛里丝毫看不出诀别宣言之类的东西。

“光娜啊，你是个好女孩。可是现在……我们分手吧。我是说……”

“够了，别说了。我不是好女孩。”

现在，光娜开始展示她的第二大外交技术了。

生气。

她别过头去，背对着我，双手抱住膝盖，鼻子夹在膝盖和膝盖之间，使劲瞪着眼睛。她的眼睛盯着地板上油纸的花纹，怒视着绝对没有

必要怒视的东西，这是向我暗示她很生气，而且轻易不会缓解。远远看去，生气的光娜像极了英文字母中的A。如果是从前的我，早就过去搂住她的肩膀，或者通过甜言蜜语的哄骗，或者动用不伦不类的闹剧，千方百计把她逗笑，然而自从火化了崔女士，我突然间世事洞明，心如死灰了。我在内心深处只是想，这个大写字母A顽固地坐在那里，降低了整个房间的气温，她什么时候才肯离开我的家啊。

我打开了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关于抚养自闭症患儿的父母的记录片，画外音是配音演员在说话。啪，电视机刚刚打开，光娜便目光犀利地怒视着我。这表示她已经主动承认了第二大外交技术的失败。我避开她的视线，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

“只要有人帮我照顾这个孩子，我可以每天二十四小时地工作，多少天都没问题。”

画面上的妈妈以久经锤炼的平静语气诉说着照顾自闭儿的痛苦。终于，光娜的第三大外交技术开始了。这时，她不再虎视眈眈地盯住油纸的花纹，而是悄悄地闭上了眼睛。光娜静静地哭了。当泪水充分润湿了眼眶，她抬起头来，以责备的眼神注视着我。光娜的第三大外交技术是我的弱项，常常让我束手无策。她哽咽着说道：

“哥哥，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真的那么差劲吗？呜呜……哼哼……嚤嚤……我……我是真的爱哥哥啊，可是哥哥你呢？难道就凭你一句话，一切都结束了吗？”

我的理智警告我不要被光娜迷惑，但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搂住了她的肩膀。

“不是的，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怎么不是呢？我心里这样想着，嘴上却说道：

“你没有错。”

“不是？不是我的错？真的吗？如果哥哥是因为讨厌我而让我离开，那么我无论如何也会放你走的。可是我不想成为哥哥心目中的坏女人，所以我不想让你离开我，我不想，呜呜。”

“嗯，我们谁都没有错。”

“不是？既然不是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啊？太吓人了。人家讨厌恐怖的东西，哥哥又不是不知道？刚才你为什么这样啊？太恐怖了。简直换了个人似的。”

“对不起。”